

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其变化分析

于春海

一、引言

在外向型发展战略之下，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全球和地区性价值链，而且依赖于国际市场的需求状况。近年来，次贷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冲击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市场环境，由此引发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前景的普遍担忧。

为此，我们需要首先理清我国制造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的具体实现机制，也就是说，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以及国际市场条件是如何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向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动力的。在此基础上，考察近年来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分析全球和地区价值链是否发生了趋势性调整，国际市场需求条件是否发生根本性变化。最后才能辨别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条件的变化性质。

二、我国制造业对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的依赖性

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亚洲地区性价值链的重要性超过区域外的全球性价值链。我国制造业对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这当中体现的新型产品内分工关系；对区域外全球表现为对外部自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对欧美发达经济体供给的关键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性，这当中体现的主要是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分工调整和产业转移过程深入到产品内部，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的基础从一国在最终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演变为一国在价值链的特定环节上的比较优势。由此带来“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¹

随着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形成，我国逐步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基地。我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然后出口国际市场。这表现为我国进口中间产品再出口比率的显著提高，以及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显著降低。2000年至2012年，我国中间产品进口的再出口比率从26.93%增至50.21%；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81.19%降至67.37%。（见图1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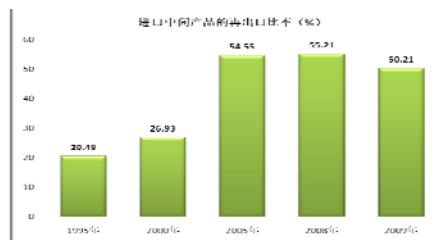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进口中间产品的再出口比率 (%)²

¹ 参见：WTO (2011)

² 除非特别说明，增加值贸易的数据均来自 OECD-WTO 增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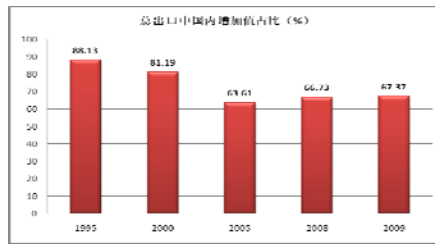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出口的国内增值占比 (%)

从亚洲地区的横向比较中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总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在亚洲主要发展中 and 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高于亚洲地区的平均值。在 2000 年之后，我国的这一指标显著降低。2005 年以后，我国的这一指标比亚洲地区平均值低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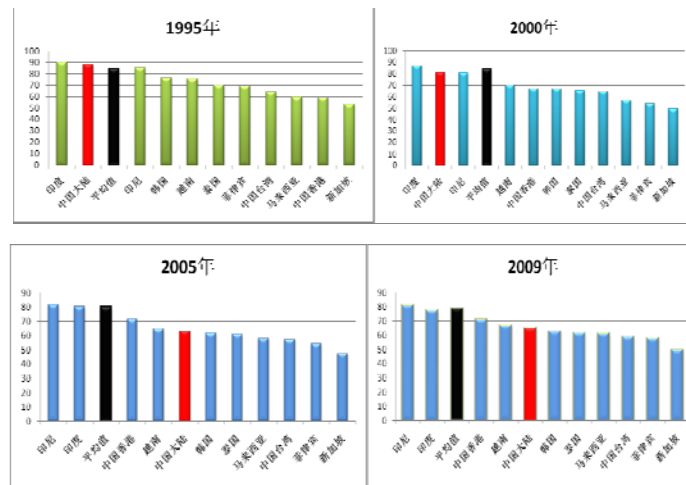


图3 亚洲主要经济体出口的国内增值占比 (%)

在细分的出口商品中，农、林、狩猎、渔业和采矿等初级产品和服务出口中包含较高的国内增加值成分，国内增加值占比高于总体水平；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成分较低的产品集中在制成品³，5、6、7、8、9 和 10 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都低于总体水平。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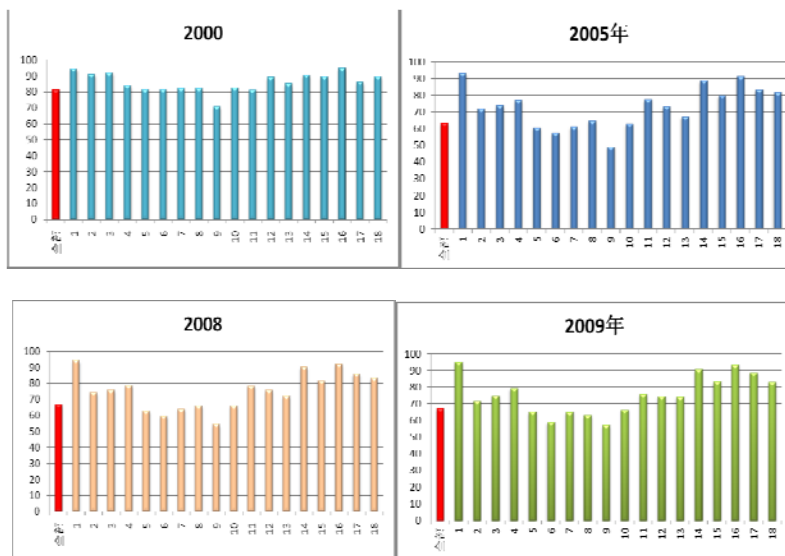


图4 我国分类别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 (%) ⁴

³ 包括 4 至 11 类产品。

⁴ 1 类是农、林、狩猎和渔业，2 类是采掘业，3 类是食品、饮料和烟草，4 类是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

2000年至2005年是我国出口的国外增值占比上升最快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我国总体出口的国外增值占比上升了17.6个百分点，而制成品中的5、6、7和9类产品的上升幅度均超过20个百分点。2005年之后，其他类别制成品出口的国外增值占比趋于下降，但是8类产品即机器和设备，作为我国最大类别的出口产品，国外增值占比依然在提高。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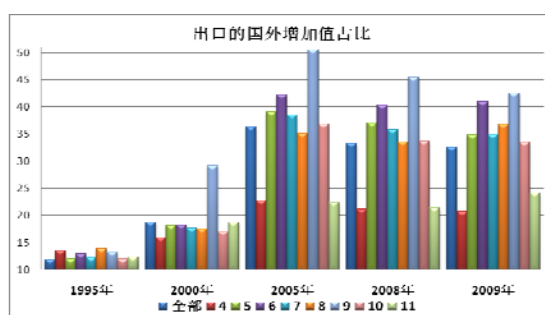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国外增值占比 (%)

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产品国外增加值的来源构成。我国出口价值的最大国外来源是东亚和东南亚⁵，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所占比重分别为48.9%、46.3%、39.7%和41%。第二大国外增值来源是未细分类别的国家，这当中有一半左右来自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和巴西等大宗产品出口国。第三大外部价值来源是美国和欧盟15国，在来自欧盟15国的价值中，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占据了50%以上。⁶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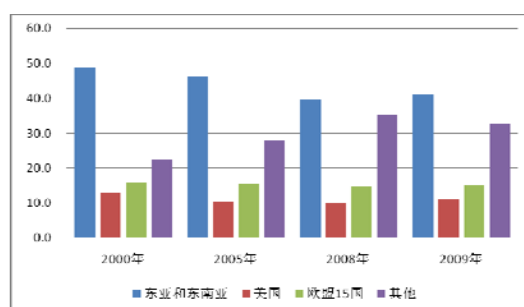


图6 我国出口产品国外增加值的来源 (%)

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欧美发达经济体以及资源性产品出口国的增加值，体现了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关系；所包含的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增加值，体现了新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产品内分工关系。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使得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生产价值链，中国是这一链条上的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中心，日本、NIAEs以及其他ASEAN国家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供给方。2000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亚洲经济体最重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出口目的市场。2000年至2009年，在中国以外的亚洲经济体的总出口中，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从7.3%升至16.2%。在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中，中国作为目的市场的份额显著增加。见图7和8。

和鞋类，5类是木制品、纸张和纸制品等，6类是化学和非金属矿产品，7类是基础金属和金属制品，8类是机器和设备，9类是电子和光学设备，10类是交通设备，11类是其他制成品，12类是水、电和气的供应，13类是建筑业，14类是批发、零售、宾馆和饭店，15类是交通、仓储、邮电和通讯，16类是金融服务，17类是商业服务，18类是其他服务。

⁵ 包括日本。

⁶ 根据OECD-WTO增加值贸易数据计算而来，这里没有具体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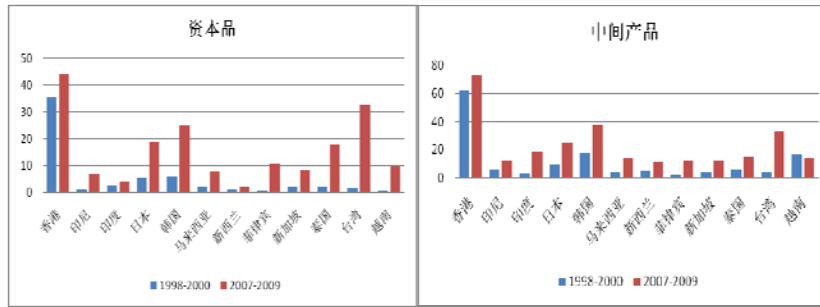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在亚洲主要经济体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中的占比 (%)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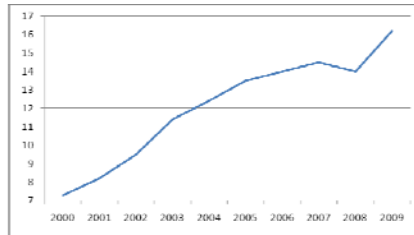


图 8 其他亚洲经济体对我国的中间产品出口 (%)⁸

由上面分析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首先，我国制造业生产过程不仅依赖于亚洲区域价值链条，也依赖于区域外的全球性价值链条；其次，对区域外全球表现为对外部自然资源供给的依赖，以及对欧美发达经济体供给的关键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性，这当中体现的主要是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关系；第三，对亚洲区域内生产价值链条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东亚和东南亚所生产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依赖，这当中体现的新型产品内分工关系；第四，亚洲区域价值链条对于我国制造业生产过程的重要性超过全球价值链条。⁹

三、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

亚洲地区的生产价值链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美需求驱动的，作为这一链条上的最终加工和组装环节，我国自然也就成为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平台。从这样的特殊地位出发，对欧美市场的制成品出口能否顺利增长，就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00 年以来，我国在欧美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以及欧美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张，共同推动了我国制成品出口的高速增长，但是前者的贡献远大于后者。

(一) 我国制造业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及其实实现方式

我国制造业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不仅表现在生产过程对亚洲区域性价值链条和全球价值链条的依赖，而且还表现在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上，特别是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亚洲地区的生产价值链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美需求驱动的¹⁰，作为这一链条上的最终加工和组装环节，中国自然也就成为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平台。从这样的特殊地位出发，对欧美市场的制成品出口能否顺利增长，就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又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我国在欧美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其次是欧美市场的总体需求状况。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制成品对美出口在全世界对美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成为美国市场最大的制成品来源国。2000 年至 2012

⁷ 数据来自 IMF2011 年 4 月的《地区经济展望》(亚洲和太平洋)。

⁸ 占总出口的百分比。

⁹ UNCTAD (2013) 认为，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区域价值链条的重要性超过了全球价值链条。

¹⁰ WTO (2011)。

年，我国对美制成品出口在全世界对美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提高了 16.9 个百分点，从 5.5% 增至 22.3%。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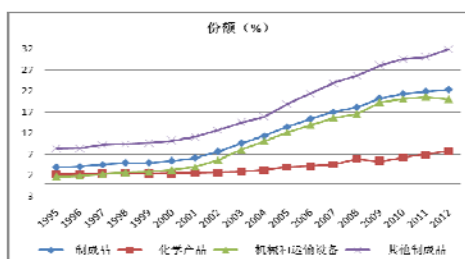


图 9 中国在美国制成品进口来源中的份额¹¹

2000 年以来我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替代，特别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替代。2000 年至 2012 年，我国在美国制成品进口中的份额上升了 16.9 个百分点，而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份额仅上升了 4.1 个百分点。(见图 10) 这意味着，在我国所占份额不断提高的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所占份额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我国作为美国制成品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主要是来自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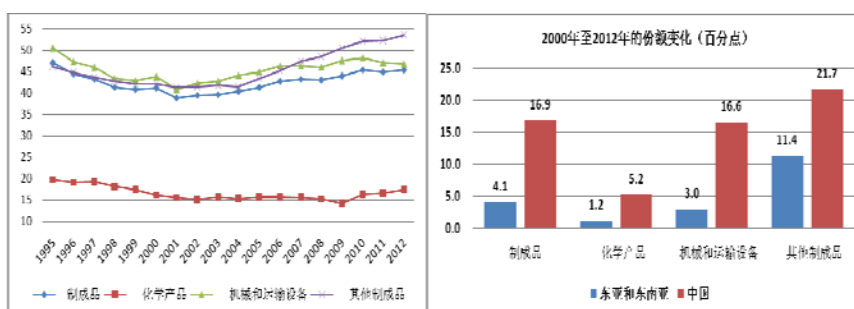


图 10 东亚和东南亚在美国制成品进口来源中的份额 (%) ¹²

同样，我国在欧盟¹³市场上的地位也是来自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2000 年至 2012 年，在全世界对欧盟的制成品出口中，我国所占比重从 2.1% 上升至 8.4%，增加了 6.3 个百分点；在此期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所占份额从 12.5% 升至 16.1%，仅上升了 3.6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我国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到的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所占份额是不断下降的。见图 11 和 12。所以，我国对欧盟市场制成品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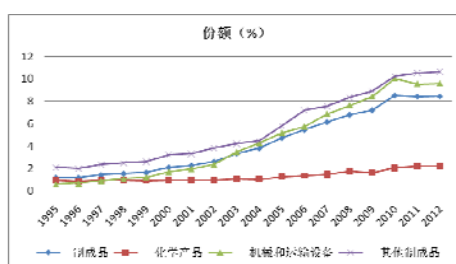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在欧盟制成品进口来源中的份额

¹¹ 数据来自 UNCTAD。制成品主要包括 SITC 分类下的第 5 至第 8 类产品，即化学和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其他制成品包括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

¹² 根据 UNCTAD 的数据计算而来。在 UNCTAD 的统计数据中，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数据中不包括中国和日本，本文此处的东亚和东南亚包括日本和中国。

¹³ 这里欧盟是指欧盟 27 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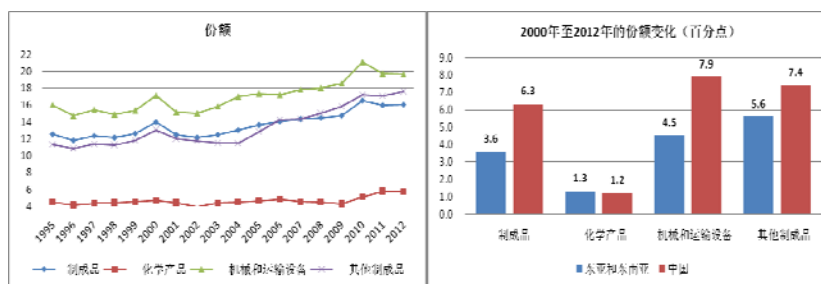


图 12 东亚和东南亚在欧盟制成品进口来源中的份额 (%) ¹⁴

应该说，在欧美市场上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是推动我国 2000 年以来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力量。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动力，我国制成品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增速才能远高于欧美市场整体规模扩张的速度。这也是在一段时期内出现我国经济形势与欧美经济“脱耦”现象的重要原因。

2000 年以后，欧美经济的良好运行态势和市场规模的扩张，也为我国出口增长提供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从美国的市场需求状况来看，2003 年至 2008 年，无论是制成品需求还是总需求都处于一个较快的增长时期。欧盟市场在这一时期同样也呈现迅速扩张的态势。这就为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见图 13 和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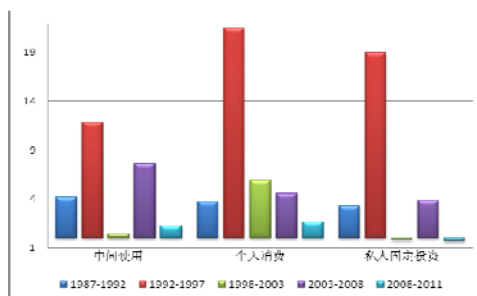


图 13 美国制成品国内需求的平均增长率 (%) ¹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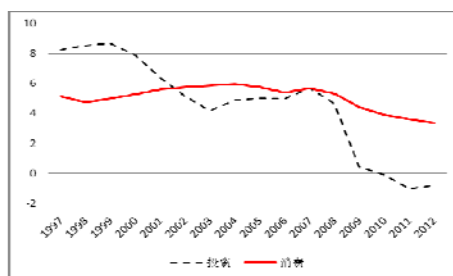


图 14 美国市场需求需增长率 (%) ¹⁶

(二) 我国制成品出口市场条件的变化

伴随着亚洲地区生产价值链的最终形成，我国在美国和欧盟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逐步完成。这一点表现在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欧美市场所占份额的变化上。根据 WTO (2011) 的研究，亚洲生产价值链的中心在 2005 年完全转移到我国，我国成为亚洲中间产品的核心市场，大量消费品在中国完成生产后出口到美国和欧盟。在此之后，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欧美市场总进口中占比的增幅区域下降，2009 年以后加速下降。见图 15。

¹⁴ 根据 UNCTAD 的数据计算而来。在 UNCTAD 的统计数据中，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数据中不包括中国和日本，本文此处的东亚和东南亚包括日本和中国。

¹⁵ 根据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计算而来。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¹⁶ 年增长率的 6 年移动均值，根据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计算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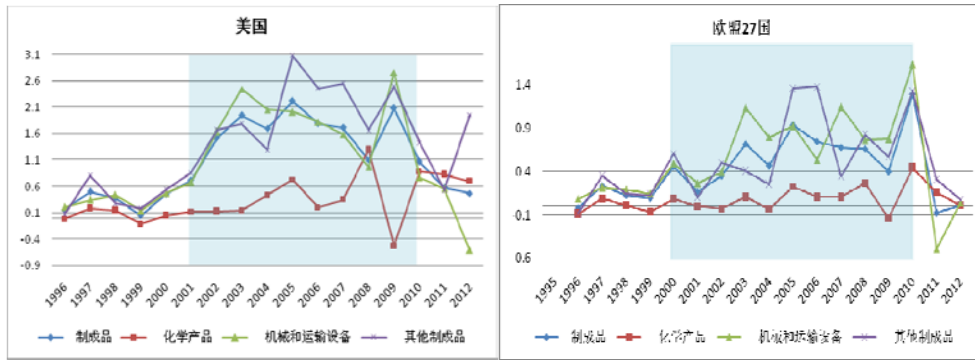


图 15 我国在美国和欧盟市场上份额的变化（百分点）¹⁷

2008 年以来，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欧美经济体国内总吸收水平的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由此带动欧美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张速度显著下降。见图 16。不考虑国内和国外产品在总吸收中的相互替代问题，这将意味着欧美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增速大幅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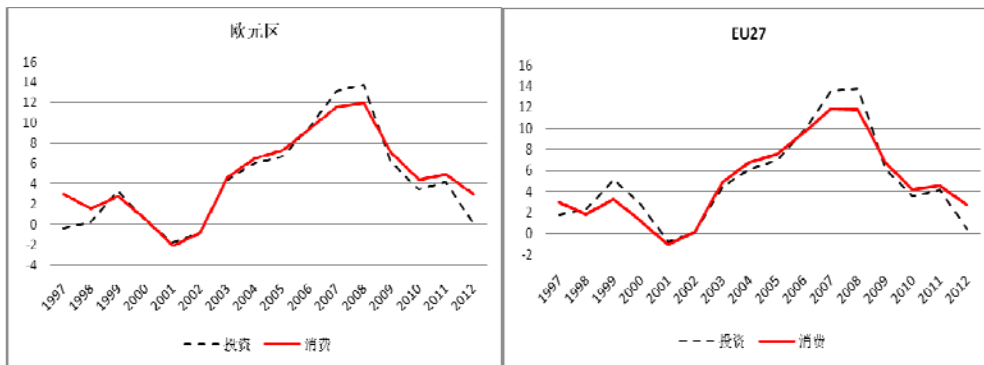


图 16 欧洲市场需求增长率（%）¹⁸

作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我国在欧美市场上对东亚和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替代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一点已经难以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提供持续的动力。加之，欧美市场总需求增长速度的下降。两者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国制成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在未来已经很难恢复 2008 年以前的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基于此，可以认为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区域外需求条件不复存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制成品出口会出现趋势性下降？

从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市场分布来看，日本和美欧发达市场所占份额不断降低，东亚和东南亚市场以及其他新兴市场所占份额不断提高。见图 17。与日本以及欧美发达市场不同，我国在不包括日本的东亚和东南亚市场上的份额，在 2010 年以来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见图 18 和 19。再加上新兴出口市场的开拓，这两者可以为我国制成品出口在未来的增长提供动力。所以，我国制成品出口规模不会出现趋势性下滑。但是也必须注意到，随着产品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和地区性价值链的最终形成，支撑我国制成品出口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对其他经济体的自然替代过程——已经消失了，无论是增加对现有市场的出口、还是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只能依赖于目标市场规模的扩张，或者，在与其他出口国的竞争中获胜。显然，这些只能带来边际意义上的贡献，可以稳定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但是不足以推动我国制成品的持续高速增长。

¹⁷ 在欧盟和美国制成品进口中所占比重的年度同比变化。

¹⁸ 年增长率的 6 年移动均值，根据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计算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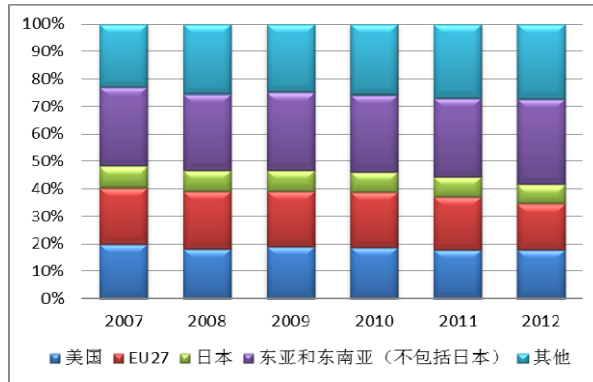


图 17 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市场分布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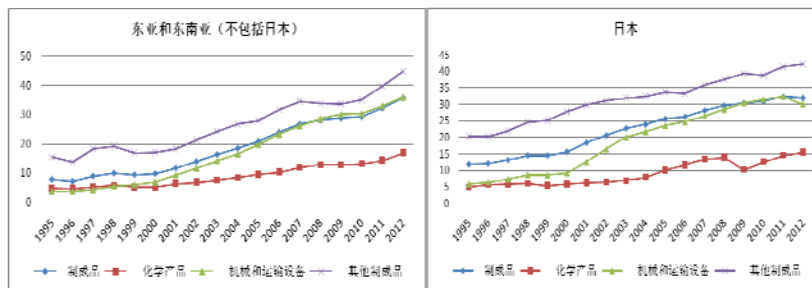


图 18 我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制成品进口中的份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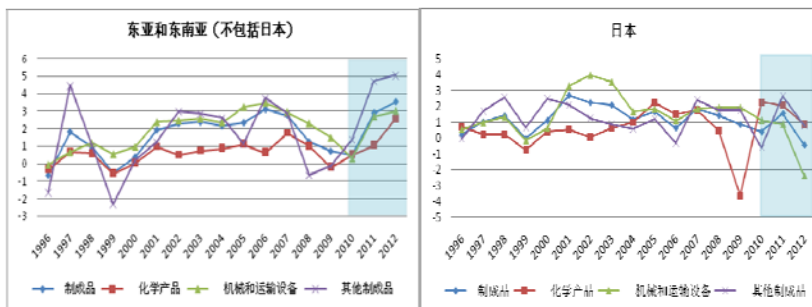


图 19 我国在东亚和东南亚制成品进口中份额的变化

四、国际分工环境的变化及其对亚洲区域内价值链条的影响

要探讨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是否出现趋势性变化，需要从外部市场环境和亚洲价值链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在外部市场环境方面，对欧美发达国家出口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基本消失；对亚洲区域内市场和亚洲以外新兴市场的开拓，能够给我国制成品出口带来的增长动力并不强。由此，拉动我国制造业增长的需求力量会显著弱化。

在价值链方面。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向拉美地区倾斜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或“近岸”FDI 流动现象并不明显，更没有成为一种大趋势。南美地区 FDI 流入的增加，主要是受南美地区自然资源和当地市场规模驱动的，是传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 FDI 流动。这不会对产品内分工模式主导下的生产价值链条构成太大冲击，所以，它不会导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的跨地区重构或重新定位。

在制成品价值链的区位配置中，劳动成本不是唯一的考量，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考量。目前亚洲所出现的地区内价值链的调整主要是一种增量调整，而不是存量调整。所以，东亚和东南亚的价值链条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地区内重构或重新定位。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与我国的禀赋优势或区位优势结合在一起，决定了我国作

¹⁹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

为这一链条上的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随着我国劳动成本以及环境和资源成本的上升，加之基础设施和制度变化的边际贡献的下降，很多人开始讨论我国作为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是否会出现根本性变化。暂且不论这种变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旦出现了这种变化，将会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乃至整个产业调整的外部力量。与我国内部调整力量和调整意愿叠加在一起，必然会导致我国产业调整步伐加快，甚至可能出现产业调整速度过快，进而过度放大产业调整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需要考察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性价值链是否出现了重构或重新定位的趋势。首先，是否出现跨地区重构或重新定位？其次，是否出现地区内的重构和重新定位？

（一）全球 FDI 整体流向与产业构成的变化趋势

从大的方面来看，2000 年以来，发展中经济 FDI 流入占比²⁰在增长过程中呈现较为明显的波动性。2000 年至 2004 年，增加了近 20 个百分点左右；2004 年至 2006 年，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左右；2006 年至 2012 年，增加了 23 个百分点。发展中经济 FDI 流出占比²¹的波动性较小，呈现较为稳定的持续增长趋势。在此基础上，发展中经济 FDI 净流入规模也经历了增长→下降→增长→增长的波动过程。见图 20。由此可以认为，从发达经济向发展中经济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延续了 2000 年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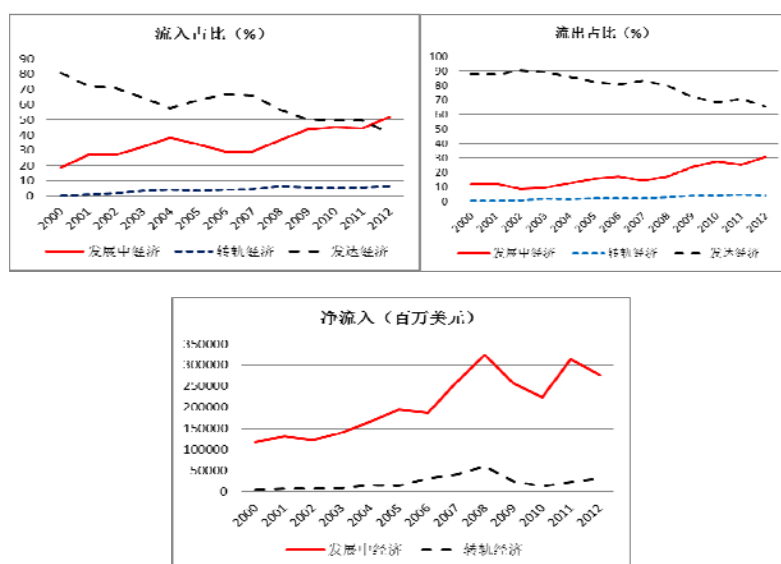


图 20 不同经济体的 FDI 流动情况 (%) ²²

在产业构成方面，服务业在全球 FDI 流动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由于缺乏关于全球 FDI 流动的完整统计数据的产业分布的完整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利用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这两类数据来进行分析。在全球绿地投资的产业构成中，从 2003 年到 2012 年，服务业占比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并在 2007 年以后超过制造业，成为绿地投资的最大产业类别。同期，制造业占比下降了近 10 个百分点。见图 21。在跨国并购方面，制造业作为卖方在资本市场的交易规模超过了服务业；服务业作为买方在资本市场的交易规模超过制造业。这意味着，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对外并购超过制造业的跨国企业。见图 22。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FDI 的 FDI 流动情况来看，服务业基本处于 FDI 净流出状态。见图 23。结合前面所确认的从发达经济向发展中经济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大规模向发展中经济转移或外包服务业的趋势已经明确出现，并成为国际间产业转移的主导。

²⁰ 占全球 FDI 流入总规模的比重。

²¹ 占全球 FDI 流出总规模的比重

²² 本部分中除非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均是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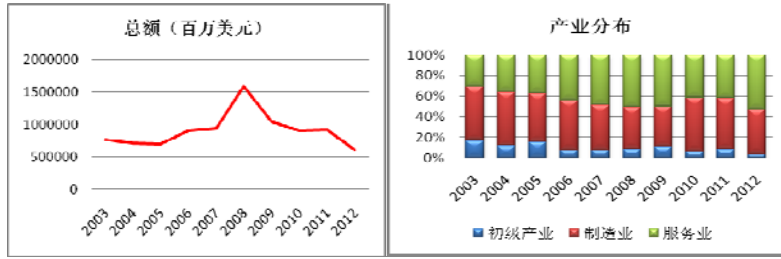


图 21 全球绿地 FDI 的规模与产业分布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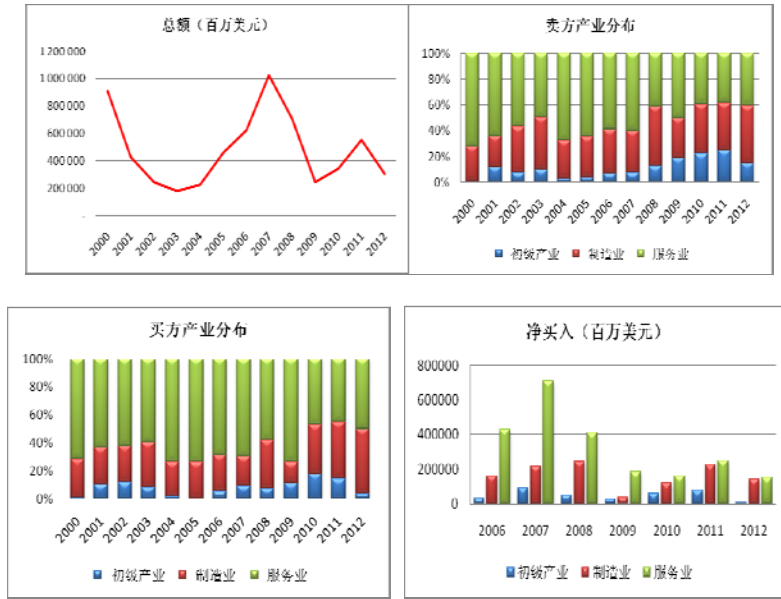


图 22 全球跨国并购的规模与产业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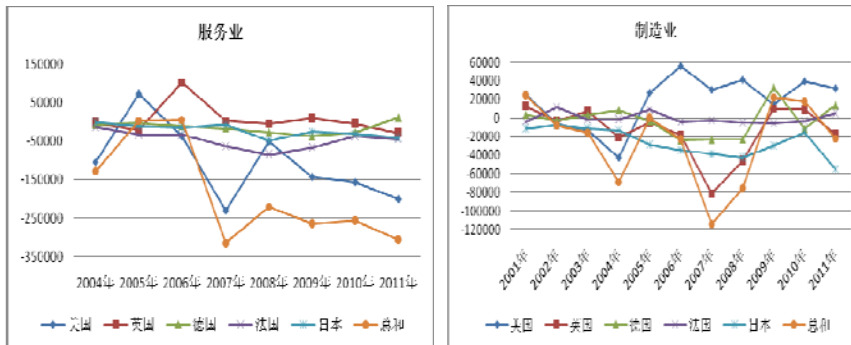


图 23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 FDI 净流入 (百万美元)²⁴

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情况较为典型，服务业存在大规模的 FDI 净流出，制造业存在大规模的 FDI 净流入。那么，美国制造业 FDI 净流入状况是否代表了所谓的“制造业回流现象”？在美国 FDI 存量结构中，流入存量较为稳定，在 2006 年以来没够太大变化；流出存量的变化较为明显，服务业占比显著上升，制造业占比显著下降。见图 24。这反映了过去 10 年中服务业主导美国对外产业转移的基本趋势。但还必须注意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 2008 年以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见图 25。这说明美国并没有出现将海外制造业投资撤回国内的趋势。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区构成中，亚太地区所占比重在 2008 年以来呈现增长的趋势，拉美地区所占比重没有明显增长。见图 25。这又意

²³ 按投资项目所在行业进行分类。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3 年的《世界投资报告》。

²⁴ 数据来自 OECD 统计数据库。